

也許是吧，奇蹟

文／莊明珊

■還痛嗎？

燒傷之後，父親經常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為什麼沒有死？為什麼這麼倒楣？為什麼會是我？字字句句離不開情緒：不甘、怨懟以及疼痛難耐。我們想說什麼，但面對全身百分之七十三燒傷的他，能夠想到的安慰都挾帶著惘惘的威脅，只能照看他、守護他、鼓勵他：「撐下去，我們都等你回家。」

不幸的是，醫生說，存活率恐怕不到百分之十，「該準備的還是要準備一下。」聲音和醫院慣有的蒼白一樣冰涼，使人不由自主的顫抖，不由自主的想起最初趕抵醫院時，已然分辨不出躺在眼前的這個人就是父親，只見坦露的面孔漆黑無光，四肢皆包覆於白色的紗布之中。

難以想像，向來高大的父親一之瞬間化作蜷縮的孩子。也難以想像，從今而後，父親將一改前此大聲嚷嚷的脾性，說話變得輕聲細語，更遑論新生的皮膚何其粉紅與瓷細，彷彿重生的赤子等待奇蹟降臨，並且等待，往後回想起來都忍不住掉淚的治療、復健以及凡此種種。

都怪自己學歷低，否則也不需要通宵加班，也就不會因為精神不濟而忘了與輪胎熔爐保持距離，當然也就不可能引火上身，父親若有所思的說。每每回望這段記憶，心情依舊無法平靜，許是那些傷口留下了不可能恢復如昔的疤痕，以及因著四肢毛細孔燒毀，每至夏日燠熱難耐的煩悶。

那樣的積鬱伴隨著父親，使他一年四季經常赤裸著上身，露出宛若科學怪人般的肌膚——它們態半取自頭皮，甚或來自死者，魚網狀的覆蓋於傷口之上，形成一塊又一塊補丁樣的拼貼形象——一直到外甥女露露誕生，直到父親抱著她講述一群兔子如何挽回愛的故事，這才盡可能把衣服穿回

來，畢竟露露懂得越來越多，那些身上的坑坑疤疤豈能不嚇著她？

「所以，舅舅，你還痛痛嗎？」冷不防，露露試探性的碰了碰父親的手臂問。

■死人的皮膚

也當然，回想起那段日子，真的會令人無法忍受而流淚滿面。

首先是植皮。為了填補那些壞毀的皮肉，父親前前後後動了不下十幾次刀。沒有皮膚的保護，人體很容易受感染。而三度灼傷的皮膚等同全然將自己暴露於危險之中，有時候看到紗布下爸爸的手臂，就像看到市場上賣的豬肉一樣，只不過顏色更加鮮紅而已，那真的是令人怵目驚心的傷口，可以想見有多麼疼痛。

由於燒傷面積大，必須依賴他人捐助皮膚，恰巧有一位病人在過世前簽下器官捐贈，適時讓父親將皮膚敷貼於傷口上。但終究不是自身的生理物質，強烈的互斥導致父親刺痛難耐，這麼一來，打破我們原本以為皮膚也可以器官移植的概念，不同的東西是會互斥的。所謂豬皮、人工皮、屍皮其實都只是用來暫時「替代」皮膚，無法「取代」，父親最終還是得用自己的皮膚進行移植。

然而父親全身燒傷百分之七十三，完好健康的皮膚所剩無幾，要用百分之二十七的皮膚來補齊燒傷面積，無異是緣木求魚，況且那些皮膚也不是全部都能用到，於是只能試著移植較適宜的部分，例如未燒傷的小腿脛與頭皮。其中，又以頭皮用的最多，因為毛細孔多，較適合未來生長之後的溫度調節，但因為頭皮極薄，所以也極容易留下不舒服的傷口。

為了植皮，父親剃光了頭髮，從此之後的兩個月幾乎都包著紗布。只因為一旦頭上的皮膚長好，就又必須再進行下一次植皮。如此反覆數次，醫生跟我們說，父親日後的頭頂恐怕將變成不毛之地，因為取了太多次頭皮，毛細孔應該都已經破壞殆盡。結果沒想到，父親居然生出遠比原先更濃密的頭髮，而且還是捲髮！

這使得醫生驚嘆連連：「簡直是奇蹟啊。」

事實上，第一次手術時大家都很緊張，手術時間很長，雖然不是攸關性命的手術，但推進手術室的那一瞬間，心底湧起生離死別的感受，畢竟只要手術房的門一關，家屬就無法跟進了，看著父親越來越小的身影，不由得一陣鼻酸。而更令人心痛的，約莫是那些取自身體的皮膚並不保證它們能夠完全被吸收，以致不斷取用頭皮、不斷的等待傷口癒合。那過程不僅讓父親承受著莫大痛苦，也因為服用止痛劑而產生肝指數升高的風險。

好幾次在病床邊，聽著父親拜託護士幫他打止痛藥，護士說不行，父親仍不放棄的小聲說拜託拜託！聲音裡面帶著無比疼痛，那神情彷彿孩子奢求著一顆糖的安慰，令人看了不忍。

也因此，後來當八仙塵爆案發生時，父親當晚輾轉難眠，一心想著能如何幫助他們？他看著電視畫面出現那些熟悉的場景，彷彿過往的場景又在腦海裡上演了一遍，疼痛壓迫著他，使他忍不住顫抖著。後來父親說他捐了一點錢給陽光基基會，甚至打電話給他們說，要是有什麼需要協助的地方，他願意回去擔任志工，畢竟當初也是那麼多人幫著他一起走過來的。

■忘了我是誰

然而，也是因為打了太多的止痛藥，使得父親的肝臟無從負荷，眼睛變成了黃色，皮膚也呈現暗黃的狀態。原來父親是 B 型肝炎帶原者，太多的藥物導致他的肝指數過高。

當醫生告訴我，父親肝指數的變化時，我的心裡固然擔憂著，但當時的腦袋其實空白得很，畢竟肝指數過高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呢？想當然，醫生不會告訴你：過高就會死。但究竟會怎麼樣呢？醫生似乎只想盡到告知的義務而已，至於結果則通常選擇保留，畢竟再怎麼樣都要讓家屬保持一絲絲的希望吧？結束與醫生的面會之後，心裡掙扎著要不要告訴母親，畢竟說了只會讓母親更擔心，對於父親的病情也是毫無助益。

還好，幾天後的放假日，父親的肝指數已經獲得了控制，平安的度過了這一次危險。類似這樣的危險，其實反反覆覆出現，這才是令家屬最疲憊的地方，那時候真的覺得身體是很脆弱的存在，一點病都生不起，否則也只有痛苦而已。

儘管獲救了，但因為反覆的開刀與嚴重的傷勢，使得父親始終處於昏昏沉沉的狀態，甚至出現意識不清的情況。推他去做治療的路上，他會說他要回去種菜，也會不斷要求要自己走路。有時甚至會說看到了誰，要去找誰，或者不斷吵著要去洗澡，不讓他去又罵罵咧咧，好像急性病房裡的病人，說話顛三倒四。有一次我真的忍不住了，透過外面會客室外的鏡頭與麥克風罵他：「為什麼要這樣？為什麼不能多體諒一下照顧你的人？」父親還委屈的看著我，問我為什麼要兇他？

那一刻，我們彷彿對調了身分，彷彿我變成了大人，而父親乖乖的聽著訓，雖然我知道，因為父親疼我，所以一向會聽我的，也因而只有我敢兇他。那時候的父親，想必也不是我們原本認識的父親吧，那種被掉換了的感受，大概只有作為家屬的我們才知道，原本好端端的一個人啊。

那個時期看到父親總會覺得很害怕，因為他瘦了。那樣子跟去世前的爺爺一模一樣，瘦得眼窩都凹陷下去了，嘴巴呢喃的說些什麼，那時候的父親差不多就像那個樣子，總是令人不忍看、又不得不看，極為擔心是不是下一秒鐘，父親就不在了，像爺爺一樣，說走就走。

■濕潤的眼神

從第二個月開始，醫師陸續排了高壓氧治療。然而那其實是帶點實驗性質意味的治療法，畢竟當時對於燒傷的治療，不若現今相隔十餘年後的進步。像八仙塵爆後，有許多新式的療法，包括水療等等，但在當時只是醫生認為在純氧的環境下，對皮膚生長應該會有療效，於是就這麼試著做做了，事實上結果究竟會如何，根本沒人敢保證。

然而高壓氧的治療設備在台大醫院舊大樓，但父親的加護病房卻是在新大樓，每次去治療時，都必須推著父親經過長長的走廊，大部分的時刻父親都處於沉睡或迷糊的狀態。一路上的風景也因次變得模模糊糊，現在努力想卻怎麼想也想不起來，只記得父親低垂的腦袋包覆著厚厚的紗布，視線裡除了那紗布的白，也就剩下一片空白了。也許人對於煩惱的記憶，也有下意識摒除的舉動吧，否則怎麼會不記得那一路上的心情呢？

高壓氧治療的過程並不舒服，那感覺就像是坐飛機，壓力艙裡傳來嗡嗡嗡嗡的叫聲，又小又密閉，對於正常人來說已經不怎麼舒服了，更遑論是

大面積燒傷的病人。父親經常受不了而大吼大叫——當然，他吼不出聲來，只是不斷的亂動與張口而已——之所以無法發出聲音，那是因為為了手術吸入麻醉與氧氣便利起見，父親必須插管，也由於插管而導致言語不便，凡事必須透過紙本溝通。

雙手纏了繃帶的父親，就這麼拿著護士遞給他的麥克筆，一字一句吃力的刻在紙上。然而大部分的情況是使不上力，加上書讀得少，許多句子寫得猶如謎中之謎，總要讓我們揣度許久，往往猜錯了他想表達的意思，以致急性子的父親常常摔筆大怒。每天二次的加護病房探視時間就這麼耗在反覆徒勞的情況上，令人無助也無力，不像現在的人比較聰明，直接製作注音符號，拼起來就可以表達意思了，比起要病人手寫真的方便許多。

每每，父親寫累了，我們也猜累了，只能靜靜陪著他一起望向天花板，一家人無言以對，宛若囚徒：他被困在那張病床上，我們則困在他的疼痛裡，好幾次就這麼默默的流著眼淚。那時候，想起以前綜藝節目總是說，想哭就把頭往上仰，眼淚就不會往下掉了，結果根本就是騙人的，哪有這回事？地心引力就是會把眼淚往下拉，仰起頭來的眼淚反而會流到頸窩間，那是令人非常難受的濕涼滋味。

有一次，父親喊我進去，我遞出紙筆，他搖搖頭。

我問他：「怎麼樣？肚子餓？」

父親搖搖頭？

「想上廁所？」

父親還是搖搖頭。

最後我說：「你想我喔？」

父親點點頭，臉上看不出什麼表情，唯獨眼角濕濕的。

那大概是第一次，他這麼直接表達對於我們的愛，也是第一次以脆弱示人。

母親說：「啊妳就是他唯一的一個查某囡，不疼妳疼誰？」

欸，相對於我的悲觀，母親總是這麼直接而樂觀的，也許是母親從小因著童養媳的身分，早就經歷了許多不為人知、也不知該向誰說的苦痛吧？更何況為母則強，那時候如果沒有一個人保持樂觀的話，或許我們不知在哪個時刻，就會潰不成軍，完全捨棄這一切令人擔憂也令人害怕的凡此種種。

所以母親這麼樂觀的性格，在那時候反而起了很大的作用，一個家庭裡，果然還是要有人保持開朗的，否則遇到意外的時候，要如何繼續努力下去呢？這也讓我自已上了一課。

■也許是吧，奇蹟

父親真正返回家裡，已是一年又七個月之後。

醫生對於他的術後復原極佳的狀態吃驚不已。畢竟原本存活率只有百分之十，沒想到他居然安然無恙的活下來，就連原本預估長不出頭髮的腦袋也生出又黑又軟的頭髮，讓醫生嘖嘖稱奇。他們請父親到課堂上現身說法，把他當作特殊的病例，像是讚美一件不可思議的作品那樣，將如此的復原歸功於神啟，當然也反覆檢視是不是高壓氧治療發揮了作用？

然而無論醫生怎麼說，父親總是和善的附和著說：「也許是吧，奇蹟。」

但我們都知道，那不僅僅是奇蹟，而是他的意志力使然以及一家人的同甘共苦所致。那真的是一段彷彿打仗一般的日子，沒有共同經歷的人，不知道其中的擔心，更不明白其中的痛苦，尤其醫院的行軍床並不好睡，又小又窄，加上冷氣每天不斷的開，皮膚很容易變得乾燥，嘴巴和眼睛也是澀得很……所幸，這些都被我們克服過來了，而奇蹟的還有從未下廚的父親，在提早退休的情況下，從大男人的自以為是到開始學著做菜、煮飯，最後甚至幫著母親拖地、洗碗。

「那才是真正的奇蹟咧。」母親笑笑的說，笑得眼眶都濕了，但這一次和過去那幾次都不一樣，是更篤定的感謝——不只謝天，也謝人，感謝那麼多人拯救了她的丈夫，我的父親。

而我們彷彿也聽見父親細細細細的說：謝謝你們當時沒有放棄我。

謝謝。